

电影《伊尼舍林的女妖》是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的最新作品,之前出自他手的还有电影《三块广告牌》《杀手没有假期》和《七个疯子》等。他为数不多但质量上乘的电影在各大电影节上披金夺银,而《三块广告牌》更是斩获第90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两项大奖。很多人知晓马丁,也是从《三块广告牌》开始。

从片名看,大概很难想象《伊尼舍林的女妖》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而“女妖”这一角色,看完全片才不禁恍然,并无特定所指,其实是北爱尔兰地区传说中的妖怪,专事传递丧讯。而在影片中,导演却还真的安上了一个莫名其妙令人惊悚的老太,幽灵般地游荡在村庄的各个角落,并时不时传递着让人捉摸不透的谶语。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爱尔兰岛,导演虚构的并不存在的伊尼舍林岛,坐落在爱尔兰本岛一侧。时值爱尔兰内战,在伊岛上经常能听到对岸传来的枪炮声。偏安伊岛的居民帕瑞克和科尔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唯一打发闲暇的方式就是去岛上唯一的酒吧里喝酒聊天。然而,故事随着科尔突然不搭理帕瑞克荡起波澜。帕瑞克通过各种方式找科尔询问这是为什么,得到的答案都令帕瑞克无法理解。科尔说:“我只是突然不喜欢你了,我想余生能干点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跟你在一起虚度时光。”一面是科尔的固执和冷淡,另外一面是帕瑞克的不依不饶。最终,科尔以“断指”相逼,而帕瑞克最心爱的毛驴因为误食科尔的断指最终死去。帕瑞克的妹妹西布安也因他们之间矛盾的激化,离开了伊岛。帕瑞克因丧驴之恨报复科尔,烧了他的房子。当从大火中死里逃生的科尔问帕瑞克:“我们之间这下可以扯平了吧?”帕瑞克却说:“不,我们才刚刚开始。”影片到此结束。

不得不说,如果不置入影片发生的历史背景,初看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俩大老爷们过家家一般的离合聚散,发小脾气,闹小别扭,令人忍俊不禁。可如果带入历史背景,则会对影片的寓意窥视一二。

1923年,正值爱尔兰内战期间。独立战争后,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并组建了临时政府。但临时政府由亲英派所掌控,与在战争中付出更多的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的军队因选举决裂,最终导致内战爆发。原来还是一起喝酒聊天的朋友,转头就成了兵戎相见的死对头,与影片中的一对老男人闹矛盾不谋而合。如果循着战争的线索一路追寻下去,则能够找到更多支撑影片主题的佐证。比如影片中伊岛上的年轻人多米尼克,是岛上不受待见的异类,长期受到父亲的虐待,最终,他鼓起勇气大胆示爱帕瑞克的妹妹西布安,在没有得到任何一丝慰藉的希望后,多米尼克被“老女妖”发现已溺死在湖中。在帕瑞克和科尔纠结在双方友谊决裂的事情上时,多米尼克死了、小毛驴珍妮死了,影片寓意着战争中博弈的双方无论谁胜谁败,老百姓都将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而饱受磨难。

从导演马丁的一贯的叙事风格来看,将这部影片只停留在故事表面来理解也未尝不可。孤独的小岛、孤独的酒馆、孤独的人们,所有人都在向外寻求生长,而只有帕瑞克固守着这份平淡并津津乐道。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对科尔讲两个小时他家的驴的故事,也愿意日复一日每天下午两点喊科尔去酒吧喝酒,但科尔是一个音乐家,他率先作出了改变。他觉得自己的余生如果就这样草草度过,必定会被人们迅速遗忘,他希望通过创作音乐作品将自己留在别人的记忆中。

这或许是科尔的托词,却能感觉到他和帕瑞克的孤独。他们的身体被囚禁在小岛上,心灵也一同被束缚,他们的语言变得絮絮叨叨、反反复复,很多看似寻常的举动在他们眼中都是无法理解的,就像帕瑞克无法接受他唯一的朋友科尔突然的“背叛”。因为在岛上,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科尔是好朋友,而其他他人也都有自己的朋友,他如果失去了这个朋友就意味着被抛弃。所以帕瑞克要不厌其烦地搞清楚、挽回甚至哀求科尔回心转意。但已经厌烦帕瑞克的科尔已经横下心来,哪怕切断自己的手指也不再回头,影片在这里将荒诞推向了极端,而小毛驴珍妮的意外死去无疑又将这种极端向前推送了一步。

巧合的是,帕瑞克和科尔的扮演者同样出现在马丁的另外一部电影《杀手没有假期》中,一老一少两个杀手因为执行一项匪夷所思的任务被派到了比利时小镇布鲁日,令人错愕的是,年轻杀手执行之前一个任务的时候错杀了一个小男孩,老杀手最后才得知,自己的任务就是杀掉年轻杀手以纠正他之前犯下的错误。一想到年轻杀手即将死在自己手上,老杀手便无法释怀。同样,年轻杀手也因错杀了小男孩而陷入深深自责,一度想自杀。在令人绝望的情境下,中世纪的建筑与艺术佳作没有为气氛渲染上一丝温馨,反而到处透露着寒意。如何破局,他们遇到了与在伊尼舍林岛同样的困顿。

前不久看过一位名画家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他与木心是好朋友,记者问:“您认为木心疑惑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他疑惑什么,但他一定有遗憾,木心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面对这个世界,他能如何?”他说:“木心给出的答案是,最后起作用的还是爱。”我想,这大概也是我们面对世界时最好的姿态与答案。

作者简介:王国梁,《青岛文学》杂志社编辑。



《伊尼舍林的女妖》：战争、爱与孤独

◇王国梁

《人间悲喜》：一本写给彷徨者的书

◇乔欢



著名作家梁晓声祖籍山东,他一直关注平民的日常生活,其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人世间》是如此,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的长篇小说《雪城》是如此,他最新的散文集《人间悲喜》也是如此。

《人间悲喜》是梁晓声的精选散文集,凝聚了梁晓声的人生智慧和生命的思考,是一本写给彷徨者的书。该书分为“日子明朗,万物可爱”“喜欢清风和烈酒,也爱孤独和自由”“以喜欢之心,慢度人生日常”“读书是好好生活的理由”“心怀浪漫和温柔,走遍人间春与秋”五个章节,共收入37篇散文,细述人生的悲伤和喜悦,苦恼与欢欣,失去与收获。读来只觉有一束光照入心灵,拨开眼前芜杂,顿感豁然开朗。

人生总是苦乐相间,梁晓声小时候家中贫困,但他仍从中咂出了甘甜的味道。在《给哥哥的信》里,他回忆儿时有一次生病,只想吃点心,哥哥二话不说冒着大雨就出去了,结果被淋成了落汤鸡,“草帽被风刮去了,路上摔了几跤,膝盖也破了,淌着血。可哥哥终于为我买回了两块‘带馅儿的点心’。”唏嘘之余,让人感念他们的兄弟情深。在《第一支钢笔》中,母亲为了挣钱给他买钢笔,在暴雨中像男人一样拉车,“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力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母爱的伟大和无私,令人动容。

如今的梁晓声,早已实现了很多儿时的梦想,他很知足,但仍有不少苦涩和无奈。在《儿子“采访”我》中,儿子不了解他的身世经历,也从不看他的任何一部书,这深深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但他“进而又想,有一个多少具有点儿精神叛逆色彩的儿子,也好。这样的一个人,时刻提醒我明白,我只不过是一个初二男生的父亲。除此之外,也许再什么都不是,更没有任何可得意的资本。儿子在家里教我夹起尾巴做人。”《我的梦想》则描摹了梦想中的生活:住到山清水秀的郊区去,有三四间房,挖一口水塘,养一些鱼虾和鸭鹅,再养一些鸡和兔,还有一条大狗、一只奶羊、一头能拉车的驴。阳光明媚的日子,便坐着驴车去赶集。平日喝自家奶羊产的奶,来客人了便杀鸡宰鱼,尽得野趣……不料,这一梦想遭到全家人的一致反对,就连朋友也奚落他不是真想当农村人,而是为了赶时髦。于是,他从此缄言,不敢再提。

梁晓声写自己的人生,也写别人的悲喜。他的笔触细腻自然,文字真实诚恳。在《看自行车的女人》中,他为进城务工人员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而疾呼:“阳光下,农村人,城市人,应该是平等的。”在《乘客和黑车司机》中,他讲述一个不缺钱的企业家,因为偶然上了一辆黑车而引发蝴蝶效应,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连当地的生意都荒废了,反映了事物的两面性,以及人性修养和人生轨迹的关系,发人深省。

《紧绷的小街》写他曾经居住的童影厂宿舍旁,有一条小街,这里早先很幽静,出入的都是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老导演老演员。后来,小街上有摆了摊的,煎饼、油条、粥、炒肝、烤肉串,再加上卖菜的,杀鸡、宰鸭、剖鱼的,还有那些乱停放的车辆,小街变得油腻肮脏。他现在的居处也有一条小街,同样脏乱差,满街油烟味儿,但管理部门束手无策,因为“每一处摊位,每一处门面,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生计、生活甚至生存问题”。看吧,那位七十多岁的大娘守着街角在卖咸鸭蛋;那个东北农村来的姑娘,卖三元一碗的大碴子粥;那对卖烧饼的夫妻有一个上小学的脸晒得黑红的女儿,寒暑假都会来帮忙;还有那个用三轮平板车卖豆浆豆腐的农村妇女,都指望小街过活。而这里的居民,从最初的埋怨渐渐变得好脾气了,“紧绷了十余年的这一条小街,它竟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种品格,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体恤。”

《生活锦囊——梁晓声答疑读者》,回答了诸多人生困惑和生活难题,有关婚姻、信任、婆媳关系、人际交往、事业、金钱,以及幸福。比如一名外企白领女子,不希望自己成为挣钱机器,希望享受一个女人该享受的逛街的片刻闲情。对此,梁晓声的回答幽默而犀利:一、祈祷上苍,赐金龟婿。他挣你花;他辛苦你闲适;他变挣钱机器,你变点钞机,问题迎刃而解,且其乐陶陶,其乐无穷。二、精神自慰法,想想农夫耕种,工人上班,学子苦读,芸芸众生,不辛苦又不“心苦”者,世上几人?三、给自己写个几年计划,住房何必太大,车子何必高档,再存一笔钱,跳槽。去谋工资虽不高而时间却充裕了许多的职业。“归根结底,幸福的标准之一也是一个人拥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想通了,自会认为其他代价是值得的。”

人生在世,悲喜参半是常态,生活就是一半诗意,一半烟火。在彷徨无助之时,不妨翻开这本《人间悲喜》,在淡定从容的字里行间寻得一些慰藉和力量。

作者简介:乔欢,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书评人。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青島」
扫码关注